

竹立子初文集 奏



古風詩文集



笠翁別集卷之十目次

西晉紀

論晉武帝之得天下

論蘇頌濱謂羊祜巧于策吳拙于謀晉

論羊祜欲伐吳山濤欲釋吳

論薛瑩吾彥論吳亡

論劉毅言中正之弊

論顧榮衛玠優劣

論殷浩擬管葛

東晉紀

論溫嶠絕裾

論祁奚舉祁午謝安舉謝元狄仁傑舉狄光嗣

論陶侃綜理微密

論王導不救周顗之難

論桓元僞旌隱士

南北朝紀

論揚雄陶潛之出處

論檀道濟量沙孫臋減竈

論謝朓何點何胤孰優

論梁武帝好生

論夏禹泣罪梁武泣囚

論高歡遺慕容紹宗于其子太宗委李勣于高宗
論王通獻太平十二策

唐紀

論唐太宗周秦修短之議

論唐太宗以弓矢建屋喻治道

論魏徵才行之對

論唐太宗于殿庭教射

論魏徵十思十漸

論魏徵王珪事太宗

論太宗圖功臣于凌烟閣

論太宗自觀實錄

論唐太宗論將

論蘇章之案事張鎮周之治百姓

論高宗之立武氏褚遂良叩頭極諫

論盧承慶考功

論漢武帝之憚汲黯唐元宗之憚張九齡

論開元賢相

論唐因鵲巢獄樹賜牛李進爵國公

論唐兵三變唐文三變

論唐之再失河北不能復取

論郭子儀不却魚朝恩之邀

論唐相楊綰而郭令公滅樂黎幹省騶崔寬毀第
論常袞崔祐甫用人得失

論李璿告父之反

論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

論韓愈歐陽修之論陽城

論杜黃裳請討劉闢專任高崇文勿置監軍使○

論帝王勞逸得失

論李絳策魏博

論李吉甫李絳之論刑賞

論柳宗元以柳易播

論裴度上蔡鄆用兵憂勤機畧

論柳公綽不誅賊吏而誅舞文

論司馬公論處郭誼

論王式談兵

論鄭縈進退之節

五代紀

論郭崇韜料梁

論康澄論事

論桑維翰輔晉

論晉以馮道守司徒

論劉知遠先正位後興師

論劉仁瞻守節

宋紀

論先儒謂取天下上世以德中世以力末世以謀
論宋太祖之得天下

論趙普之計太原

論趙普之諫太祖

論陶邴登第宋主命中書覆試

論曹彬曹翰同一宋將其後有榮盛衰弱之不同
論王旦不諫天書

論魏野林逋之品行

論王旦不與張師德知制誥

論宋太祖之待李超漢

論宋理宗訓廉謹刑二銘

元紀

論文天祥之全節

論世祖之待文天祥

笠翁別集卷之十

湖上李漁著

婿余三垣紫臣
男將蟠仙根
全訂

西晉紀

論晉武帝得國

武帝炎。司馬昭之長子。懿之孫也。魏文帝病篤。懿受顧命。初武帝察懿有狼顧相。又夢三馬同食一槽。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懿善。故得免。及懿卒。昭自爲晉公。加九錫。後弑帝髦而立璜爲帝。及滅蜀後。又進爵爲王。

昭卒炎繼父爵遂篡魏國號晉○李卓吾曰懿于
曹丕至善也曹叡之愛懿亦至懿蓋兩朝顧命臣
非孟德父子之于漢比也既受其託殺而奪之豈
其主有劉禪之庸孫皓之虐者乎夫庸如劉禪而
蜀之君臣如故也虐如孫皓而吳之君臣如故也
必如司馬氏父子則君之視臣如股肱心膂者直
引而納之蕭牆之內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今有
國者將奚託哉不容不以篡弑論矣

笠翁曰司馬昭父子之篡魏其悖逆不道三尺黃口
皆知之矣然論者皆謂昭炎之罪過于操丕予竊以

黃石公評
天之反曹
即所以曹之
所出反之

也謂昭與
炎是曹氏
之肖子非
曹氏之逆
臣可謂千
古之快談
萬曹之取
漢取之于
群雄之手
司馬氏僅
取之曹氏
之手反者
甚易出者
何難千萬
世而一人
何苦爲其
難者
王望如評
諺云父爲
羊生子猶

爲不然夫晉之篡魏非創舉也殷受夏周受殷夫有
所受之耳魏得天下于漢既以臣而弑君矣能保後
代之臣無一效先王之懿範而躡其芳軌者乎是昭
之弑君魏武教之炎之篡位曹丕教之然則昭與炎
者非魏之逆臣乃魏之肖子也魏晉之相去不過四
十餘年而考其所行之事無一不合符節噫天道雖
好還然不料其神速至此也吾謂從來得天下者皆
以人得獨司馬氏之天下乃天憤曹氏之悖逆奪而
予之者也如其不信請以歷數言之曹家之天下皆
以篡弑得魏僅享國四十餘載而晉之厯數幾四倍

孟子
卷之十
二
芥子園

恐爲狼而以
況倡之以昭
不義乎昭
與炎爲魏
肖子此論
最奇亦最
確

竺家別集卷之一
之觀于國祚修短之不同卽知天心予奪之非謬矣
雖然國雖未失于他人而禍患屢生于骨肉倫殺后
而罔殺倫罔殺倫而穎殺罔以致中外之人交乘其
弊篡奪相仍靡有暇日又詎非以亂易亂之報歟
笠翁又曰有詰予者云司馬氏之歷數較之曹氏亦
不爲久以世祖至孝愍僅五十餘年而晉祀斬矣若
中宗者實爲小吏牛金之私胤當時有牛繼馬後之
謠與司馬氏何涉予曰然此語見諸載籍予知之久
矣但不敢以莫須有之情事尙論古人亦信其可信
而闕其可疑者而已矣中宗之母通于小吏牛金也

當時未必無其事。但中宗之屬牛屬馬卽爲之母者。恐亦未能自決。况他人乎。又况後世之人乎。牛繼馬後謠也。非傳國之實事也。若呂不韋以懷娠之妾獻秦太子異人。其事之在當年。必有獻妾生子之日。月可考。豈若唐堯漢高之母。以十有四月而生之者哉。以如此可據之事。後人亦僅傳疑。稱秦氏者必曰嬴秦。而不曰呂秦。則中冓曖昧之情。不可信以爲實也。明矣。我輩于庶民之家。尚不敢齒其陰事。况以茫無考據之事。而謗歷代帝王乎。雖然。謂秦始皇之姓呂。吾口雖不言。心實信之。謂晉中宗之姓牛。則心口相

商皆不敢信以爲是也。古人以死呼牛呼馬。彼不能應第當子之以可據耳。

論羊祜欲伐吳山濤欲釋吳

羊祜進伐吳之計。山濤退而言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爲外懼。豈非算乎。

汪北海評
伐吳勝則
有功不勝
則不免于
咎不若巨
源一二道
學語既得
大臣體又
能無災無
害也或亦

笠翁曰。古人之言。有後人明知其是而斷斷不可從者。如范文子外寧必有內憂。釋楚以爲外懼之類是也。彼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然則堯舜禹湯文武以後。寧有幾聖人乎。苟執此語。謂敵國斷不可滅。則三代以後。不當復有混一之時矣。且無事遠引。卽

居官要訣
歟。笑。

以晉之敵國論之。蜀之未滅于晉也。劉禪之爲君。亦中人以下之資耳。倘幸而混一中原。未必不至于驕奢淫慾。而孔明兩表出師。其爲滅吳取魏計者。可謂不遺餘力。豈孔明未嘗讀書。不知外寧以後將有內憂之足慮乎。其必欲爲此者。亦曰緩則顧其後。急則顧其先。與其慮後而失之于先。無寧取之于先。而再爲善後計耳。羊祜請伐吳。此千古不易之論。山濤之言。未免膠柱鼓瑟。雖有荒淫之後驗。亦不幸而偶中耳。

王粲哉評。羊祜亦言平吳之後。當勞聖慮。則山濤未言祜已先言之矣。濤言豈足信哉。宋太祖云。臥